

冀中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

(一)

下 册

冀中史编委会办公室



粉碎“五一大扫荡”

高 存 信

1942年5月1日开始，日军纠集优势兵力，配合“总力战”对我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“大扫荡”。这是敌华北方面军在已进行“蚕食”的基础上，制定的整个作战计划的重点。其规模之大，出动兵力之多，手段之残酷是空前的。冀中军区在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坚强领导下，展开了“五一反扫荡”斗争。在斗争中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，适时地转变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，正确地执行了各种政策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党政军民合成一体，英勇顽强地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，结合其他各种斗争形式，粉碎了敌人确保占领冀中的阴谋。

冀中军民粉碎日军“五一大扫荡”的斗争

（一）日寇对冀中进行“五一大扫荡”的背景、目的和准备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到1942年的5年里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沼，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战争继续扩大，消耗更大。日寇急于把冀中变为“大东亚圣战”的后方兵站基地。因而，敌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了最

大的决心。企图一举摧毁我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，以达“确保华北，先保冀中”之目的。

冀中平原是华北主要棉、粮产区。敌报道部长声称：“如能全部控制冀中，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，“剿共”工作可谓初步完成”。这充分表明冀中在军事上、经济上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，特别与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互相支援、唇齿相依、不可分割的重大意义。因而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为滇缅路对于中国、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重要。

敌对冀中根据地的大“扫荡”，是经过周密调查研究 and 长期谋划准备的，冈村宁次在石家庄召集联队长以上军官会议，专门策划对冀中区之大“扫荡”。

首先，详细调查与研究了我武装力量的情况。如：我军的总兵力、部队的编成、指挥关系、部队的活动范围、武器装备等；对我军指战员的思想、战斗意志亦作了分析；对我之行政区划和我民兵武装力量及所能起的作用都进行了分析。

其次，增强警备设施，加强特侦，除特种情报班外还专设有谍报班，专施窃听、探测、破译等，千方百计获取我之情报。对部队进行特别训练，搞所谓拉网战术演习。为适应平原作战，增编自行车队和骑兵队。还配备了进行民众工作所谓“政工班”。敌于4月中旬制定出肃正作战计划，于4月28日下达了作战命令。

敌先后调集了——〇、四十一、二十六、二十七师团之主力，独立混成第七、第八、第九旅团之大部，配属有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，骑兵第十三联队和炮兵等，约5万余人。同时，根据以往“扫荡”作战经验，将这些部队分为两大类：一为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，从山西调来的第四十一师团（6个步兵大队）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（5个步兵大队），——〇步兵团（4个步兵大队）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二十九步兵大队，并以四十一师团、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为主攻部队，设前进指挥所于深县；二为配合作战（即封锁）的部队，有——〇师团、二十七师团和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，以及河北省特务机关（设在保定）和石门特务机关。同时，更隐蔽地调动部队，作“扫荡”的具体部署：抽老兵，补新兵；由伪军或自卫团接防内线；将原驻石太、石德铁路四段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调出，由从武汉调来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接防。

（二）我之“反扫荡”准备

1942年5月以前，其中形势的发展已日趋严重，根据地的大块基本区已大大缩小，只有深县、武强、安平、饶阳四县相接的地区算是最大的了。整个其中敌建的据点碉堡约有千余。中共北方分局、晋察冀军区及聂荣臻同志曾指示其中区党委和军区，要结合反“蚕食”斗争，认真作好反“扫荡”准备。其中区党委和军区在敌人“扫荡”太行、晋西北结束后，已预料到敌人很可能开始

“扫荡”冀中，遂指示冀中全体党政军民，要作好充分准备，以应付将要到来的“扫荡”。

四月间，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、军区参谋长沙克、政治部代主任卓雄、参谋处长张昉（即张学思）等同志（政治委员程子华当时在冀西），商定了反“扫荡”的方案，内容主要是：（1）精简党政军领导机关，减下来的人员，分散到各地和部队中去，和他们一起反“扫荡”。（2）决定把从十分区已调到中心区的第二十七团随领导机关活动，以增强保卫领导机关力量。（3）各主力部队要突破敌人“扫荡”时的包围圈，由内线转到外线去，采取“敌进我进”，避实击虚，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游击战；地区队留原地区，分散隐蔽活动，和敌人兜圈子，寻机打击敌人。（4）领导机关先留在根据地中心区（深、武、饶、安）一带活动，待敌人基本形成合围态势时，再开始突围，分头向外线转移。（5）要搞好侦察、通信联络和保密工作。各分区遵照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，结合本地区的情况，分别进行了传达布置与深入动员；进行了空室清野、分散和紧缩机关，减少非战斗人员等一切战斗准备。分区机关分成几股活动，并把地方武装游击队和紧缩下来的干部，大部分到县区、村，到最基层去领导各村群众进行反“扫荡”；一部则深入敌占区、游击区隐蔽地开展工作。

总之，我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、组织上和物质上早就进行了反

“扫荡”准备。但从全局来看，对敌扫荡形势的估计有“雨过天晴”“敌来我去，敌去我回”的想法，对敌长期、连续“扫荡”出现异常残酷与困难环境估计不足。

（三）敌“扫荡”之概况

敌作战方针是：“对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，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，摧毁其根据地，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，以便将该地区一举为治安地区。”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，彻底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，摧毁我根据地。其作战行动基本上分为两大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5月1日至5月15日，是以实行“铁壁合围”作战形式，企图将我领导机关、主力部队压缩封锁在石德路北、滏阳河以西、滹沱河以南之三角地区，亦即深县、武强、饶阳、安平四县根据地腹心地区，从四面围歼之。

敌第一步行动是5月1日到10日先构成合围圈。“五一大扫荡”前，敌在小范镇以北的滏阳河上筑起了一道拦河坝，抬高水位，封锁滏阳河上游武强至衡水段。4月30日，敌主力部队于日落后展开行动。5月1日至3日，驻定县、新乐的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支队出动到沙河以南的定县、邢邑地区、东插深泽、安平及滹沱河北地区；由保定进至安国、博野的第一一〇师团的白龙部队，出动到滹龙河以北的走廊地区；津浦线泊镇敌集中五六千人，进驻河间

的独立旅成第七旅团的小川部队，分路出动到肃宁和滹沱河北岸的饶阳、献县地区。这三支部队反复搜索“扫荡”，企图把我军压缩到滹沱河以南，并严密封锁滹沱河。由石家庄增到石德路的敌人万余，将石德路、沧石路完全封锁。驻束鹿的第七旅团池上的部队，沿石德路南侧东进“扫荡”，企图把我军驱赶到石德路以北。驻衡水的骑兵第十三联队的山崎部队，沿滏阳河北进，控制滏阳河中段。这样，敌对滹沱河以南、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武强、深县、饶阳、安平和献县东南我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构成了所谓“铁环阵”，连同后续之敌共有兵力约三四万人，配有飞机三个中队，坦克、装甲车数十辆，联合行动，在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，以鱼鳞式的纵深配备，对中心区实行“铁壁合围”“扫荡”，连续合击，妄图在此地区歼灭我军。

5月10至15日，敌人转入第二步，开始实行划分区域，分片反复“扫荡”合击。寻找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，实施合围合击。敌把我基本地区分为四个合围区（深县、安平以东之深、武、饶、安、献县地区；沧石路南、石德路以北之深南地区；深安路以西至晋县、深泽地区；深磨路西旧城至束鹿地区），反复进行“拉网扫荡”和奔袭围攻。敌为便于行动，池上部队及小川、山崎两部队，统由第四十一师团清水规矩指挥。5月10日夜，第四十一师团主力顺石德路东进，然后向北进攻，于11日，各以七八千

人之兵力合围深南地区与深县等地区。12日，以万人之兵力合围深县、武强、安平、饶阳、献县中间地区与深县磨头路西深县、束鹿地区。敌在我中心区的围歼按计划行动后，又以其内线“围剿”兵力与外线兵力相结合，进行奔袭与拉网式的“扫荡”合击。

第二阶段：5月16日至6月底，主要是划区合围“扫荡”，全面“清剿”、“剔抉”。同时积极修建点线，加强分割封锁，妄图“剿灭”我武装力量，摧毁我县、区、村各级基层组织，以达到确保占领之目的。在作战任务上也作了明确调整，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九旅团负责中心区；第一一〇师团负责保定以南平汉线以东到高阳、肃宁线以西地区；第二十七师团负责津浦线以西任邱、大城以南，西与第一一〇师团相接。其作战行动之第一步，是以其机动兵力实行分区合围“扫荡”、“清剿”为主。20日，以2000人兵力“扫荡”青县、建国地区；23日，以6000余兵力“扫荡”任邱、河间、大城、文安、新镇地区；与此同时，向滹沱河以北、保定、白洋淀以南合击“扫荡”也日益频繁；阴谋使我军内无立足之地，外无喘息之机。敌为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，还将其兵力隐蔽起来，加强侦察，发现目标后突然实行奔袭。同时敌人为了使行动便利，还大肆抓捕青壮年，为其平毁我原有之道沟，加强建点，修路、挖沟。至5月底前后转入第二步。在主要据点、碉堡、公路初步完成的基础上，用一部分兵力分散于据点，一部分兵力隐蔽在

机动位置，以纵横搜索，分段“清剿”、彻底“剔抉”等战法继续寻找我部队作战；在我基本区连续地追击我机关、部队与分散隐蔽活动的工作人员。此外，对我道沟及地道尽力破坏与平毁，继续大量增修碉堡和公路，在县与县间，区与区间深挖封锁沟，实现对我冀中根据地之更细碎分割封锁，确保其占领。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6月底。此时，我冀中8000多个村庄，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敌先后共建筑了1750多个据点与碉堡。各据点之间的地段基本上都在其火力控制之下。冀中根据地已被分割成为2670余小块。敌人梦想以点、碉、路、沟的细碎分割和严密封锁，来限制我小部队的活动，使我无法突围，以便其各个击破。至此，冀中根据地大都变为游击根据地，一部变为敌占区、游击区和隐蔽根据地。

（四）我反“扫荡”简况

我反“扫荡”采取主力转移外线，避实击虚，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游击战，利用地道战、地雷战、村落防御战等各种战术进行作战。

1、在敌向我压缩封锁大合围之第一阶段，我冀中军区除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游击队坚持作战外，大部主力转向外线配合县、区游击队靠近敌薄弱点线，以袭击、伏击敌人。当敌人出动迫近我中心区后，我区党委、军区领导机关，开始转到沧石公路南，进入六分

区地区。5月8日，靠近滏阳河东岸，当夜突过滏阳河，跳出了敌之合围圈。同时向各分区发出了指示：“主力除留一部分分散坚持外，应迅速先跳出至外线，伸向反“扫荡”作战重点及敌人空隙，待机积极向敌主要点线进行袭击；每分区以三五百人左右编成精干支队，向分区内之点线相机破袭……。”在坚持地区作战和向外转移的过程中，我军区部队指挥员坚决执行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，在当地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，积极地待机消灭敌人。5月1日至5月10，我七分区部队，共作战21次，毙伤敌300余人。5月10日，我警备旅一团二营在深县护驾池遭到有装甲车、坦克车、飞机助战的敌四五千人的围攻。我同敌人展开村落防御战，顽强抗击，激战竟日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。敌伤亡300余人，我只伤亡40多人。至夜，我军安全突围。5月13日，在无极东北10里的小吕王村战斗中，我二十二团三个连和十七团一个连伏击无极出动之敌骑兵、步兵各250余人，敌进入我伏击圈，立即遭我迎头痛击，战斗40分钟后我主动撤出，敌伤亡180多人。伪正定道尹被击毙，敌加岛大队长负伤，中队长伤亡各一人。我无一伤亡。骑兵团所属三个连奉命分散坚持在内线作战也给敌人以较大之杀伤。该团政委汪乃荣壮烈牺牲。总之，在敌第一阶段的拉网“扫荡”合围合击作战中，分区机关部队先后都突出敌之合围圈，主力部队领导机关基本上都未受重大损失。敌之作战目的不仅未达

到，反而被我歼灭1000多人。

2、5月16日后，敌扫荡进入第二阶段。在敌向我反复实行分区“扫荡”、“奔袭合围”和“清剿”的开始时期，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，也辗转进入“任何大”地区，远离了敌之合围区。我军区部队把一部主力，以一个连或一个排实行分散，大力开展地道战、交通战积极打击敌人外，大部主力部队突出敌之合围，伸向敌之侧后，乘敌空虚，突然袭击敌人，与我坚持内线的地方部队密切配合作战。七分区的主力部队转到滹沱河北靠近沙河；八分区部队之大部通过平大路到交河地区；九分区部队转向白洋淀；十分区部队过大清河转回十分区；骑兵团之一部及八分区之三十团留在深武、饶、安坚持斗争；六分区有的部队通过石德路南。5月下旬，军区发出电报给各分区，下达了反“清剿”的任务，多数分区对所属部队又作了反“清剿”的部署，有些主力部队又转入内线。在我部队转移中，与敌有多次遭战。如：八分区二十三团一营，在夜里从河间于拂晓前赶到饶阳县王岗村时，发现敌人也到了王岗。营领导当机立断，决定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，用一个排兵力，带4挺机关枪在敌人未发觉的情况下，猛烈射击，杀伤敌人100人，并缴获部分武器，我无一伤亡，掩护了全营顺利转移。5月22日，由王长江司令员、叶楚屏参谋长率领的一团一营由沧石路北转回路南，行至护驾池时，发现由武强方向袭来敌之步骑兵，

当即决定抢占李家岗村实行防御，坚持到天黑再视情况突围。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一时许，敌人还未能进村。敌人施放毒气，仍未得逞。总计经过18个小时战斗，我伤亡32人，而敌人却留下了400多具尸体。翌日凌晨，我以班排为单位分散突围的办法越过石德铁路。

留在冀中区坚持斗争的部队，在残酷斗争的形势下，抓住有利时机，歼灭了大量日伪军。5月22日，敌集中1000余兵力，对赵户村进行第四次进攻，二十二团两个连和乘尤县大队，顽强抗击敌人；战斗开始后，敌人先与我扼守南边的部队接火，同时，东南与西南的敌人也包围上来，我连续击退敌人数次冲锋。当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时，我即退守村边房屋继续抗敌，机枪手边城杰同志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了5次，仍然坚持向敌人射击。东南面的敌人向我冲锋10多次，均被我击退；敌4次进攻皆遭失败，死伤180多人。十七团三次用一个营的兵力，挺进到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，共毙伤敌400余人。我县、区游击队在反“扫荡”中英勇善战，巧妙的打击敌人。

在此阶段的战斗中，我军也受到较大损失：如六分区司令部及警备旅一团大部 and 第四十地区队在内线作战中遇到较大损失；八分区直属机关和部队进行反“清剿”中遭到敌人合击；九分区第十八团连日坚持内线作战，被敌跟踪追击到定县马阜才村，损失过

半。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同志壮烈牺牲；七分区的—个地区队因伤亡过多被迫化整为零；六分区之中心地区的游击队也被迫分散到群众中去活动。各地游击队在反“清剿”作战中都有激烈的战斗和壮烈的牺牲。束冀地区七、八小队与敌激战中，杀敌近百；深束四小队坚持战斗到子弹打尽，最后高呼着口号，拉响了仅有的几个手榴弹全体壮烈殉国。这一时期虽损失最大，但也使敌人真正领略到了我军英勇顽强、宁死不屈的精神，不得不承认其中的八路军政治上是十分坚强的。

敌“扫荡”之第二阶段进入6月后，我为适应战斗环境的变化和保存实力，冀中军区于6月4日和11日，连发两份电报，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，明确规定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，以隐蔽的方式开展地道战，坚持地区；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；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区。第十七团、二十二团、十八团、二十四团、二十九团先后转移至北岳区；6月8日，八分区常德善司令员、王远音政委率三十一团一部、二十三团大部及分区直属机关一部，准备向外转移，在河肃公路西南地区的薛村被敌包围，常、王二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第二十三团向东转移到冀鲁边区，在盐山县东陶子村，遭到天津、德州、盐山1300余敌人的围攻，敌人四辆坦克配合下，向我发起猛攻，我军依据村庄有利地形顽强坚守，先后打退敌8次冲锋，敌施发毒

气后，我军撤到村内。敌人进村时，又与敌人展开白刃战，一直坚持到天黑。敌人纵火烧房，我军则冲出重围，杀伤敌600多人。我伤亡160多人，副团长赵振亚、政治处主任孟庆武壮烈牺牲。六分区机关警备旅一团、二团、抗大第三团、骑兵团、回民支队先后转移到冀鲁豫地区。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军分区机关大部转移到文安洼、白洋淀。各分区机关和有些团队，在此期间采取“敌进我进”的方针，大胆进至敌兵力空虚地区或敌占区暂时隐蔽，充分利用优越的人民条件，穿插在敌多路围攻“扫荡”空隙之中，与敌周旋，避开了敌人的合击、奔袭，未受到大的损失。

我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继续顽强战斗，如6月6日，在无极西北的里贵子战斗，日伪军各500余人，并配有火炮4门、迫击炮1门，于上午11时向我驻地进攻，我以一个连的兵力，顽强抗敌，血战至晚9点撤出战斗。敌伤亡180余人，我伤亡32人。6月9日上午9点左右，我二十二团左叶团长带两个连和警备旅100多人，以及县区游击队一部，在深泽县东北的宋庄与敌四坂本所率之精锐的两个中队300余人发生战斗，在敌人逐渐增援的情况下，与敌血战16个小时，以少胜多，共毙伤敌联队长以下官兵1200余人，创造了平原落防御战的辉煌战例。六分区深南战斗，毙伤近千敌人，束冀、滏阳河战斗，敌伤亡五六百人。各地游击队亦有极壮烈的战斗。任邱游击队抗击并粉碎了千余敌人的

“扫荡”。

6月上旬，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机关决定转到冀鲁豫军区休整后再转移去晋东南。6月12日，军区吕正操司令员、区党委书记黄敬等率领领导机关及二十七团，转移到冀南区威化县北近敌区的掌史村，被周围据点的四五百敌人包围，敌人多次进攻均被我击退。到下午3点钟敌连续增援共达2000余人，向我猛攻，我开始以火炮和重机关枪之密集火力还击，连续击退敌5次冲锋。晚11点，我军由沙克、张学思率领分两路向东南方向胜利突围。此次战斗，敌伤亡300多人，我只伤亡90多人。这是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村落防御战的又一范例。此次战斗，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。敌“扫荡”之第二阶段持续时间较长，直到6月下旬，敌“扫荡”主力部队才逐渐撤退。至6月底，“扫荡”战役基本结束。7月即转入全面“清剿”。

3、敌此次“扫荡”之特点。是兵力大，时间长；战术上采取多路平推的梳篦拉网式“扫荡”与层层封锁、纵深配置的“铁壁合围”相结合；连续“合围合击”、“奔袭”与反复“清剿”、“剔抉”相结合等多种多样之作战方式；配合以“治安强化运动”实施“总力战”；同时突击建立点、碉、路、沟，对根据地分割封锁；建立施政措施，实行极为残酷的统治。因此，我党政军民的活动都十分困难。部队失去了可靠的根据地之依托，在敌人全面占领的

严重形势下，群众曾一度怕敌人报复，不愿我军驻在他们村庄或在其村里打仗，打与走、打与不打的矛盾大为增强，军队已陷于抗战5年从未有过的极度艰难之境地。但我党军民并未丧失斗志，仍然团结一致，坚持反“扫荡”斗争。在两个月的反“扫荡”实践中，逐步转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，由公开活动方式转变为分散在群众之中进行隐蔽活动。同时已初步地发挥地道作用，并在两面政策、敌伪军工作的配合下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，以多种小而灵巧的作战方式，不断地打击敌人，使敌人企图完全消灭我主力和领导机关，确保对冀中完全占领之阴谋未能得逞。

从5月1日到6月底，我军共作战272次，毙伤日伪军坂本联队长以下官兵1.1万多人。我军亦受到重大损失，共减员1.6万余人，被杀害抓走的群众约有五六万人。

转换斗争形式、组织形式、坚持斗争

（一）冀中区斗争形势的重大变化

敌之大“扫荡”虽未达到其彻底摧毁我根据地、消灭我主力部队、肃清我基层党政组织之目的。但是我主力及游击队受到的损失，根据地受到的破坏，是历次“扫荡”所没有的。敌人在“扫荡”中及其占领后，平毁了我原有道沟，挖了所谓“惠民沟”，敌点碉密

集，已形成“五村一点”，“沟路如网”的形势。大量抓捕青壮年，纠集流氓、土匪扩编伪军。每县建一个警备团，配合日军作战和“清剿”；每个据点都组织有特务工作队、宪兵工作队、“剿共先锋队”、护路队、新民会（有武装）、警察所、棒子队（专门打老百姓）等各色各样的特务武装。还组织常备自卫团（脱离生产）与普通自卫团。很显然敌在军事上占有极大优势，冀中区斗争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敌人“扫荡”的大部队撤走之后，“清剿”、“剔抉”、“分区扫荡”等一连串的摧残仍在继续。除此，更加紧破坏我基层党组织和搜索我各村中原有的群众武装，如游击小组、青抗先、自卫队、爆炸组、妇女自卫队等组织。敌人在经济上疯狂地“挖掘”资财，抢掠勒索，加紧建立他们的经济秩序。敌伪特务借故勒索敲诈百姓。敌在政治上极力分化我军民关系，孤立我干部、企图以镇压、威胁与造谣欺骗、软硬兼施的手段来动摇消除群众的抗日思想；组织上普遍建立伪政权，成立大乡、维持会、村公所，登记户口，发“良民证”，设情报联络员，成立伪小学，培训小学教员。普遍实行自首运动，凡参加共产党、当过干部、参加八路军和抗日团体的都得去自首。利用地方绅士和被打击过的顽固分子、投降派、流氓分子，破坏我统一战线。敌宣布补交5年租税，在邻村子和八路军打过仗，就重罚哪个村的款，屠杀毒打群众，扣押情报联络员。汉奸